

湘湖诗会

──黄依童

秋天的伴娘(外一首)

在黑暗笼罩的黑暗
在贫瘠汹涌的贫瘠
在寒冷与混沌的喘息间
驶出一只帆船

海水茫茫，波浪交错着眼神
悬崖寂静，狂风匹及着灵魂
风暴使它厌恶陆地的安逸
贪恋恐惧的侵袭

前方只有无尽的苦役
但骄傲的勇士不会萎缩
那些本该珍贵的光明
现在都葬身深渊之底

我沿着斜斜的路
往斜斜的乡村深处走去
斜斜的天空脚下
嵌着一枚枚小小的窗户

我太像一位失落故乡的游子
在这里获得了温暖的语言
阳光煮着简短的诗句，扶入水乡的眼睛
湖的影子在天空，云的梦呓在水底
踏着最为淳朴的泥泞
每一簇微笑成风

你就是在**这里**，把我的笑容遗忘
我不怪你擅自离开的背影
连自己都要在此幸福地安眠
有了平日里光芒的指引
我还要继续无休止地
寻找一位秋天的伴娘

秋天，我们在这里散步

秋天，我们在这里散步
阳光不是很美好
叶子在小路上落成一座峰的模样
掩盖了昆虫的忙碌
任凭暖风慢慢地划过手臂
散落的寒冷还未启程
碧绿还未融化
而我们可以在这里
走很久，很久

秋天，我们在这里散步
你害怕时间的食言
你嫉妒丰韵的错觉
那莫名的脆弱在枝头凝结
又一滴，一滴
坠入你的手心
接受这无辜的馈赠
我轻声问你
从另一个肩头泛上的“咕嘈”
在此时悄悄地飘向远处
在你回答之后
我把它藏在秋天的思乡里

灯下漫笔

──郝一安

老树的低语

说起来，我也是见证了数百年中国成长的土生土长的中国老树了。我瞅着眼前这一格格被高楼切成方方正正的阳光，听着汽车不断地鸣笛，望着一代人的老去，又一代人的新生。万物四季交替，一派欣欣向荣。随着金日拨开了晨雾，我也随着晨雾回到了记忆中……

在我还是一棵小树的时候，土壤是我相依的伙伴。那时最爱听的，是街上那为数不多的自行车的“叮叮”声；最爱看的，是满腹学识的新一代青年那朝气蓬勃的笑颜；最喜欢做的，便是伴着学堂中传来的琅琅书声远行。

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那个老人……

“今天呢？也还是没回来吗？”老人用手轻扶在我的枝干上。她的手干了一辈子农活，很是粗糙。

老人脸上的愁容，就像是这片被乌云笼罩的土地。几年来老人牵挂着的是身在战场的游子，老人被沉重的农活压得更驼了，可她的眼睛却依旧清明，那包含的，是真情是希望，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。她哽咽了一下，望向了我，含着浓浓的愁绪道：“老伙计，我怕是等不下去了……咳咳……麻烦你喽，帮我守望下去吧。”说罢，便挥着手伴着余晖慢慢地走远了。我奋力发出沙沙的声音去回应她。

战乱中的游子未归来，守候着她的人确实再也回不来了，这就是战争吧……我继续站在这里，替老人守望着迷失的游子，也等待着，这即将从云端露出的金日。

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！”一个个小豆丁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从学堂奔出，来到了我这树荫下，倚着土壤，摇头晃脑地背起了课本，手中摇晃的，是那一面面的五星红旗。瞧那一股股活力劲，一股股认真劲，在时间的催化下，成了一颗颗耀眼的星，为金日增添着光彩。让那金日永远不被云雾所遮！

我看着周边的人们换了一代又一代，身边的土壤也在时间中慢慢崩塌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，意识到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水珠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而眼前这片经历时间历练的沧桑的土地，予我生命的土地，也在金日的照耀下焕然一新，生机勃勃。它早已褪去了不堪与死气沉沉。它依然是我永远深爱的土地！

金日，不会再被云雾遮盖，他会上升至天空的顶端，驱逐每一寸黑暗。

或许，未来的世界又会是另一番景象，但我希望，我的土地母亲永远不会凋零！

──谢君

欢潭老洋房

亮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老洋房在这个世界一直有着它自己独一无二的符号，诉说着一段别样的年华，也诉说着自己的兴衰往事。

我记得，第一次去欢潭，是奔着我父亲去的，因而很像朝圣。那时年少，在老洋房里的短暂度假是兴奋的，无事也是兴奋的，我记得那是夏日时光，江南的田畴中，细风吹着，有男子赤着脚，独自背着泥锹，走入水没到膝部的稻田里。老洋房前的溪潭里，有摸螺蛳和小虾的少年，而临溪而居的老街上，安坐的女人摇着洋红浸染的麦草扇，瞅着溪中的小孩。

在这里，我曾亲眼见嫩竹制纸，在老洋房屋子边上，有一个作坊，其实是一只石板大缸，确切的名堂应该叫槽坑，用石板砌成，一块打底，四块立面。缸内浸泡着糜烂成浆的竹篾。在那里，有人在掀帘揭纸，有人在晒纸。后来我知道，这就是色泽米黄的霉头纸的生产过程，霉头纸卖不出好价钱，是制作炮仗的用纸，或者是小老百姓点烟的火种。

我还记得另一件新鲜事，家庭织

──徐国宏

拌面的恩怨

让我们兄弟有书可读，每天天不亮就去杭州挑一百多斤鱼来萧山卖的往事；想到了她二十多年来为我们洗衣做饭，带大两个女儿的痛苦，我怎么能够向她发火呢？

我决定像以往一样，哪怕满口都是面粉，也要笑着吃下去。

我想着减掉一些面条，再加一些酱油和猪油，这样会好吃一点。

母亲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马上给我端来了一个空碗。

我心中不由一声长叹：母亲啊母亲，儿子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您的眼睛，可您为什么不努力学会做儿子想吃的拌面呢？您可记得，每次我们去外面吃饭，您都说饭店里的这些菜自己也会做，可就是这么一碗简单的拌面，您都没有烧过好。

我开始给面加猪油和酱油，母亲在边上看着，连连给我说：“够了，够

了，要咸死的！要油坏的！”我心中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母亲啊母亲，不知道给您说过多少次了，该省的要省，不该省的不要省。不把猪油酱油加足，您烧的这碗面儿子只能丢到垃圾桶里去了！”

我坐下吃面。看着我有滋有味的样子，母亲的脸上有了笑意，可她怎知？儿子的心中是半驱满腹：“母亲啊母亲，给您说多少次了。不会烧的菜，不会做的事，就留着给我们做好了。您要知道，您的儿子早就长大了，许多事，比您还能干，干嘛一定要抢在我们前头呢？”

吃好面，我准备出门，却见母亲捧着那碗我减出的面条正在大口吞咽，看着那红不红，白不白，一点油气也没有的面条，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：“母亲啊母亲，到什么时候，儿子才能把您的习惯改变呢？”

──康景丽

桃花的世界

沿着湖边的盘山小径一路上行，时有清亮的鸟鸣声声入耳，为春日的空山平添几分幽静。小径两侧竹树环绕，苍翠茂盛，微风穿林而过，便有阵阵如潮如浪的声音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地回响，让人恍若置身中国画的山水意境中，体会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宁静。

山行尽处是一片开阔的平台，青石铺就的地面整洁干净，配上四下里的翠树修竹，透出一股森然的凉意，将上山时走出来的些许汗水一扫而光，让人忍不住想深深呼吸两口这饱含氧气泡泡的空气，从丹田吐出一个字：“爽！”

沿平台往前走，一座翘角飞檐颇有气势的高大建筑巍然矗立，上书“吴王阁”三个大字。同行的好友中，有位

3|梦笔桥



往事如烟

欢潭明清老街

欢潭老街长约里许，百年前的格局，也一如当年的安详，石上有雨水划出的痕迹，斑驳的墙面残留同记、高记、圆糖、南洋口味等模糊文字。在今天，黝黑的屋瓦不可抗拒地消逝的时候，这是萧山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条老街，现在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名字——欢潭明清老街。

院落较多，最为宏大的一座，叫务本堂，在村庄老人的讲述中又叫旗杆墙门，前后三进，东西厢房，它曾经是山阴县最大的清代民居，居住过四五十户人家。迄今门腰和檐廊上，仍装饰着精美的木雕图案，有狮子、仙鹤一类吉祥的神兽，也有仙人降福的民俗故事。当仁立石板铺砌的清幽天井，它们似乎在向你默默讲述旗杆墙门的漫长和辉煌，显然，这是田姓家族的一个历史奇迹。

是的，无论老街与院落，它们都足以讲述一个山村的古老、美丽与沧桑，但是，让我久久仁立、无语的建筑，是欢潭老洋房。

老洋房与周围的房屋迥然不同，红砖外墙，拱形门台，门窗玻璃镶嵌，

凡人脸谱

清晨起床，妻子对我说：“早上吃拌面。你总嫌我们烧得不好吃，今天你去烧吧。”

我点头答应，走到厨房，却发现面条已经余好晾在竹筐中，母亲正忙着洗葱花。

见我进来，母亲带着一些谄笑问我：“国宏，你看看，我今天余的面条好不好？”

我见筐中的面条洁净光滑，用手捏捏已没有硬邦邦的感觉，于是就称赞了一句：“今天好像是煮透了！”

母亲显得很开心，一边开始剪葱花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今天还是让我烧吧。烧好了我叫你！”

我回到书房，一边打开电脑处理昨晚未完成的文件，一边期待着那碗清香油润的拌面。过了好一会，母亲在叫我了：“国宏，可以吃了！”

我兴致勃勃地走到餐厅，但一看

风景独好

一缕春风携着万树桃花，在浦阳大地上点燃一场轰轰烈烈的春之盛事，浦阳江畔沸腾了。

春天，本来就是属于桃花的季节。何况浦阳还有诗意的桃花源，美景之外更兼传说与故事，为春日桃花平添几分韵味。走过白墙灰瓦、古风留存的村落，行过波光粼粼、云影荡漾的湖畔，一朵朵“桃花嫣然出篱笑”，粉艳的花瓣写下一派天真烂漫；一棵棵桃树风姿绰约，铺开一幅绚丽的锦缎；及至连成一片片桃林，云蒸霞蔚，饱蘸最浓烈、最明快的色彩，在浦阳的桃源胜境绘出一幅绝世长卷。

一汪碧绿的湖，四周早已被桃花攻陷。满树的花，满树的香，满眼的蜂吟蝶噪。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

精美和别致令人赞叹不已，这是一个时代中西合璧的产物，有四合院围合，有天井，又有砖砌方柱的三层洋楼。修筑者是田氏子孙，一个留学西方归来的年轻学子。拥有这样的房子是骄傲的，遥想当年，此地必然高朋满座，高士盈门。

老洋房主人田文端的小儿子叫田曾彭，堪称奇人，15岁离开家乡跑去上海求学，考入大学专攻英文，与蒋纬国、孔令仪为同班同学。

毕业后，田曾彭在上海和绍兴两地，教了整整22年英语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的学校停设英语课，这才卷起铺盖回了老家。他本来是可以不回老家的，学校考虑让他改教语文，但田曾彭拒绝了，说除了英文，其他一概不能，非我所长。于是回到家乡欢潭。从此，驻留山村，再无远游，落魄一生。据老人的儿子讲，活得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，见小孩喜教英文ABCD，除此之外，对农事一窍不通，家务活也不会干。除了他自己，恐怕也无人可以想见其孤独和苦闷。

岁月是洗礼，是一道神秘的光

桌上那碗正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条，失望之余，一股不满不由涌上心头。这是怎样的一碗拌面啊！早就和母亲说过，碗一定要大，面只要有大半碗就够了。今天的碗虽大，但是面条，还是多得堆出了碗外。

我用筷子费力地搅拌了几下面条，葱花看到了，但酱油呢？猪油呢？红不红，白不白，一点油气也没有的一碗面，看得人胃口直接就没了。

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由于第二次煮的时候过了火头，面条已经煮糊了！估计是我脸上的怒意吓到了母亲，她站在一旁显得有些惊慌失措。我的心不由哆嗦了一下。想到她当年为了不让我们一家人饿肚子，挎着一篮捡来的破布头去换米，却和邻居谎称去走亲戚的情景；想到了她为

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，陶潜笔下的桃花源，必是以这里为蓝本一挥而就。因为在这里，不仅有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更有鸡犬相闻，烟火人家；不仅有峰峦叠翠，美景如画，更有黄发垂髫，怡然自乐；不仅有禾稻飘香，硕果累累，更有幸福和谐，人文佳话。

湖畔有桃花，湖中有桃花水母。曾在朋友圈的视频中看到过桃花水母，小伞一样的身形玲珑剔透，在水中卷舒开合自由游弋，让人心生感慨：究竟是树上的桃花落入湖中，变成了这“水中精灵”？还是水中的精灵飞上枝头，变成了这艳绝的桃花？和美的山水滋润出和谐的环境，和谐的环境滋养出平和的心境、和乐的人文，所以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桃花水母，才会在这里安家的吧。

你抢什么抢

──陈剑峰

然而抢到了票又如何，最后还不是把它退了？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明确的乘车需求，或许他们只是出于一个想法，那就是“先下手为强”，迫切地想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分得一杯羹，而且这杯羹还越大越好，自己吃不完可以用它来卖钱，最不济可以送人情呀！可惜购票平台使用的是实名制，抢得再多，自己不坐那就等于废纸一张，无奈只能退票了事。

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：乘车难，不是因为车票太少，而是因为抢的人太多了！

其实国人的“抢”又何止体现在火车票上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“抢”存在于社会的角角落落中。

抢房子抢号子抢位子，抢资源抢地段抢生意，抢职务抢职称抢排名，抢头条抢C位抢风头，抢眼球抢流量抢粉丝，抢红包抢手机抢秒杀，乃至抢米抢盐抢水抢板蓝根抢……

怎一个抢字了得！



夜航船

全国报纸副刊好栏目